

## 壹、前言

*Ecole de Référence von Mbouo* (ER) 是喀麥隆 (Kamerun) 基督教會 (Eglise Evangélique du Cameroun, EEC) 支持的一個小學教育改革方案。在1991年它以Mbouo<sup>1</sup>區領航學校 (*Ecole Pilote de Mbouo*) 之名被創設。但是，自從它成為一所師培教育機構的種子核心實驗學校後，即更名為「*Ecole de Référence*」。而這所師培教育機構 (*Institut Pédagogique pour Sociétés en Mutation, IPSOM*) 已於2003年開始招生，並以該實驗學校所發展的教育理念來培育新一代的教師 (先小學教師，後中學教師)。

事實上，教育改革方案可以說是一項複雜的事業，它的成功不僅要仰賴所有積極參與者的合作，同時也要能回應社會文化的挑戰。因此，它的實際實踐面是無法以一種靜態的模式來呈現。重要的是，它的構想與活動只存在於歷史動態的階段性過程中。更確切地說，ER的歷史乃是一個發展的過程，能掌握所產生的企圖、直覺與願景的過程，尤其是過程中有良好的合作，以及要能把握有利環境中不斷出現的機會。

鑒此，我嘗試將ER視之為過程，而不是以模式來描述它。一個模式較易引起他者產生可以「運用」 (*angewandt, appliziert*) 在不同條件下的期待，依據我們的經驗，模式的思維容易導致殖民主義的措施，即每個現存條件皆要隸屬於該外來模式之下。我們是否在ER與IPSOM的方案中可以避免這樣的危險，如今仍是無法確定。但是，我們努力試著先認識喀麥隆西部地方的問題，在了解所要建構的學校可以回應這些問題後，我們方才開始實際構思一所真正的學校。當然這個順序並不是預先規劃好的，而是基於個人特殊的興趣，以及來自環境條件引發而產生的。從過去到現在，我們對於教育實際面的深思，其實是一個開放、也無法封閉的過程。而在這期間，所有參與者與部分ER的教師們同時進行著各種不同的研究，以伴隨該方案的發展。

---

地方的名字有兩種寫法：Mbô 和 Mbouo。我依據EEC決定建立IPSOM時決定的寫法使用Mbouo。但是在提及*Ecole Pilote de Mbô*階段時仍延用原來的寫法Mbô。

在此我將深入探討涉及ER計畫相關之教育政策與地方社會文化條件、一般結構原則及個人的觀點。而在有限的框架內，對於複雜的關聯常常只能點到為止。<sup>2</sup>首先，概略描述基本的教育處境，然後說明該方案個人的觀點，包括指出其形成的先決條件；其次，說明它建構的歷史與提出該方案中最重要的三個教育原則，以及陳述關於它與協同研究案間的連結；最後，敘述該方案如何拓展成IPSOM師培教育機構。

## 貳、關於其教育的現況

EEC的教育系統曾是喀麥隆教育機構中的先驅，但是長年以來已存在硬體建設與教師薪資的艱難困境，加上教育課程方案嚴重的無法適應國家多面向的問題，使該教育課程方案成為殖民主義的遺產，此又與喀麥隆社會結構現況緊密連結而產生難以鬆脫的症候群，表現出學究般中央集權的習性。經此，學生們被迫以清楚明確的形式來接收知識，連結殖民的中央集權複雜聯盟之社會傳統遺產。簡而言之，它是以封建階級來組織，也因此衍生出如此的教育制度，它的主要目的是為取得文憑而非針對能力的養成。1980年代中期後，喀麥隆經濟危機加劇，使得這些文憑常常毫無實際用途。昔日大學畢業生期待能在公家機構任職，但現今已不再被任用，經常陷於失業狀態，或是流落地下經濟活動領域求生存。

學校系統的教育課程方案對此現象實應負起責任。由於實際上學校所有部門與觀點皆向講述性課程的記誦型學校看齊，尤其是在小學裡，知識就是對知識片段的記憶，因此，此取向與正式官方要培養創造力之目標相違背。基於這些在小學時期所培養的行為習慣，會成為畢業後行為及往後教育系統的基礎，但是這些需要在問題情境下增強時，就往往會對建構個人的生存能力與對國家發展有所貢獻的能力造成阻礙。

至於EEC學校系統的財務是依靠學費與國家的資助來維持的。過去幾年

---

<sup>2</sup> 可參考在Michel Foaeng (2005) 的博士論文《後殖民社會的學校改革與南北合作：喀麥隆 Ecole Pilote von Mbô/Bandjoun的個案研究》於內文他探究了自身所處的複雜社會文化現象。